

一版,一世界

——浙江美术馆馆长、浙江版画院院长应金飞专访

■ 本报记者 陆遥

刀锋游走,墨色晕染。一版一刻中,承载着千年匠心。

这是版画的魅力。它以最质朴的方式,在方寸之间刻画出万千气象——或细腻如丝,或粗犷如风;或浓墨重彩,或淡雅空灵。

2024年12月18日,一个全新的机构——浙江版画院,在杭州国家版本馆内成立了。

浙江的版画艺术有着怎样绵长深厚的历史?当代版画创作中,传统门类会面临哪些挑战?数字技术与综合材料的融入,又将如何拓展版画的边界?

带着这些追问,我们专程拜访了浙江美术馆馆长、浙江版画院院长应金飞,聆听他关于版画艺术传承与创新的真知灼见。

浙江文化历史悠久的鲜明标识

记者:我们开门见山,浙江为什么要建一个版画院?

应金飞:自信地说,版画是浙江文化历史悠久的鲜明标识。

世界上最早的版画出现在中国,浙江版画历史源远流长,源头和技艺雏形可追溯至良渚文化。

浙江是中国传统版画最发达的地区。据现存史料记载,唐代时浙江就有刻印诗文售于市井的记录。五代吴越国弘教兴佛,大量印刷佛经。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时,从塔砖中发现的“雷峰塔经”就是现存五代刻本的代表性印刷品。南宋时,杭州一带官、私、坊各种组织形式的刻印书籍日益兴盛,书肆林立,杭州刻本也以其精良的制作名盛一时。元代,杭州书坊多次奉诏制作官刻本。至明清两代,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地区,刊刻制作了大量优秀作品,“武林版画”品质精良,名冠华夏。

浙江也是中国现代版画的发源地。进入20世纪,西方现代绘画传入中国,以浙江人李叔同、丰子恺、鲁迅为代表的版画先行者率先拉开中国现代版画运动的序幕,并直接催生了浙江美术馆版画系的建立。1914年,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组建“乐石社”,传授创作现代版画的理念及方法,成为引入域外版画第一人。1929年,国立杭州艺专成立进步美术组织“一八艺社”,从事木刻版画创作研究。1931年,鲁迅先生在上海创办“木刻讲习班”,第一期13名学员中就有4名来自杭州艺专,另有3名杭州籍成员。在鲁迅先生的倡导下,浙江版画进入了现代创作的新发展时期。1938年后,“浙江战时木刻研究社”等团体成立,举办木刻函授班,组建“浙江省木刻供销合作社”专门销售木刻用品,刊行版画艺术杂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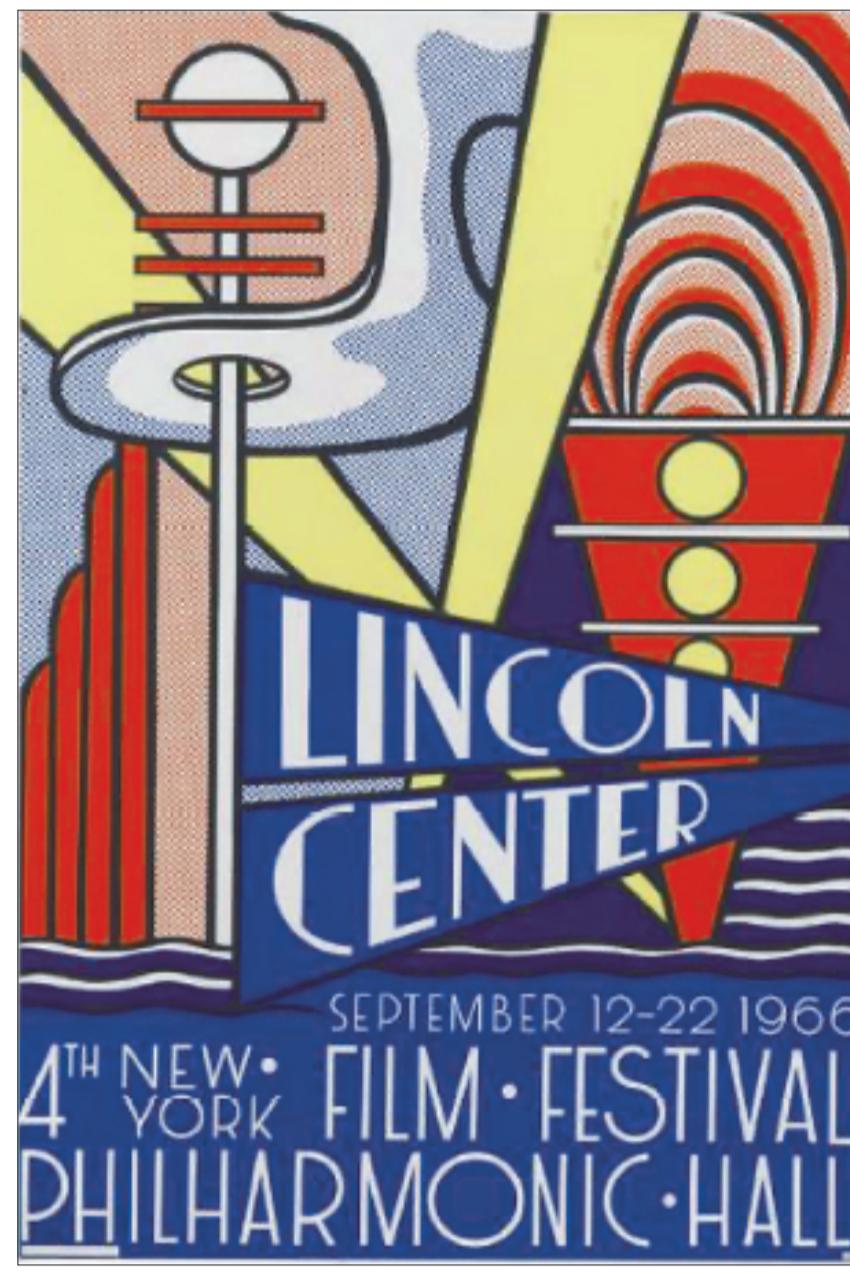
延续至今,浙江版画的当代创作生机勃勃,在国际上一直很有影响力。1996年,浙江的版画展览应邀在大英博物馆举行;1997年,欧洲木版基金会刊行了60位代表中国当代版画家的画集,其中浙江的版画入围人数就达16名之多。

记者:浙江版画在古代和现代都有标志性的辉煌历史,那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成立浙江版画学院?

应金飞:讲完历史,该讲讲现实了。

2021年,我们筹备浙江版画百年特展。全国许多地方已经建有专门的版画院,发展势头迅猛,可谓“标兵渐近,追兵渐近”。

除中国艺术研究院、中国国家画院版画院外,国内版画重镇江苏、黑龙江等地很早就建立了省级版画院,其中江苏有3所版画院(江苏版画院、苏州版画院、启东版画院),黑龙江现有2所版画院(黑龙江省版画院、哈尔滨版画



下半年即将开展的版画展中,将展出罗伊·利希滕斯坦创作于1965年的作品。

浙江版画院供图

院),有力推动了当地的版画事业发展。

没有组建版画专业研究创作机构,如同缺了一台加快版画高质量发展的“内燃机”。浙江传统水印木刻版画这一艺术瑰宝日渐埋没,群众知晓度不高,甚至专业从事版画创作的师生也不多。

虽然浙江版画历史地位显著,但由于无巢引凤,人才流失,在全国各类大展中越来越缺少竞争力。建一个版画院,已经刻不容缓了。

记者:浙江版画院从筹划到落地,是一个怎样的过程?

应金飞:2023年1月,我作为省政协委员提交了《发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传承重大文明标识建设——提请创办“浙江省版画院”的建议》,详述了浙江版画的历史地位和当下发展情况,提出建设版画院迫在眉睫。这个建议很快就收到了回应,有关部门进行了一系列充分的研究和讨论。

2024年12月18日,浙江版画院成立了。它勾连起浙江版画事业发展的历程,也标志着浙江版画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跃升阶段。

不到两年的“浙江速度”背后,也折射出我省对于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以贯之的关注。

记者:您是一位版画家,对版画艺术有着怎样特别的关注?

应金飞:从个人经历来说,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,版画对我当然有着特殊的意义。在当下,我尤其关注版画的形态变化,比如数字版画。杭州亚运会欢迎宴会上,各国政要合影背景的巨幅数字版画《水光潋滟晴方好》,就是我的作品。

艺术与科技必然是相辅相成向前发展的。在向世界展示中国风采的亚运舞台上,通过数字版画的形式呈现浙

江与时俱进的创新理念,我认为最合适不过。在这次创作中,数字化技术体现了快速高效、多人协同、反复修改、扩展性及操控性强等方面的独特优势,这些都很难依靠传统艺术手段实现。

其实,版画是一个内涵丰富、变化多元的艺术门类,光版种就有七八十种,比如木版、铜版、石版、丝网……在不同的材质上会呈现截然不同的艺术效果,不同的印刷方式也会带来不同的火花。

版画印制的工作量也是超乎大家想象的。比如我有一些大尺幅作品,要三四个人花费一周左右时间,才能印好一幅。

记者:所以,版画创作不会在数字时代受到冲击?

应金飞:我不认为是冲击,而是一种机遇。

你可以去逛一下我们浙江美术馆目前正在举办的中国美术馆毕业展,正如今年的主题“72变”,那些版画作品已经和大众传统理解的版画完全不同了。这些来自美院的本科、硕士、博士毕业生,不仅展示了在各种版种上的无限可能,更是以刀锋剖开现实的表象,以多元语言编织意义的幻境。

步入数字时代,版画艺术有了更多的可能性。其内在逻辑与数字艺术有着极高的契合度,蕴含无限未来可能。作为有限共享的艺术形式,版画在数字艺术蓬勃发展的今天,别具一格,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发展的生动样本,更是能顺应潮流、不断革新的艺术先锋。我们积极探寻版画与数字技术的融合路径,促进其创新发展,为数字时代的文化繁荣添砖加瓦。

记者:您说版画是“有限共享”艺术,这个要怎么理解?

应金飞:历史沿革中传统版画发达的通俗性,恰恰成为当代人认知版画的障碍。尤其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来,



浙江美术馆馆长、浙江版画院院长应金飞。采访对象供图

大多数人将通俗性、复数性等同于消费性,无视版画本体的艺术性与原创性,造成了所谓“复数”不如“孤本”有市场价值的狭隘认知。

然而,大众对于版画的原创性和公共印刷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清晰。比如现在有些人在直播间低价售卖印刷品,称其为版画,扰乱了公众对版画的认知。我们提倡数字化创作,但是反对这类非原创性的手段。

世界级大师将来开展

记者:版画院的编制架构放在杭州国家版本馆,背后有什么深意?

应金飞:版画与版本文化的逻辑线索可谓浑然天成。版画是早期版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,版画思维千百年来与各种版本资源渊源深厚、息息相关,更潜伏在具体而微的生活中,依托杭州国家版本馆建设浙江版画院,可以说是以版本与版画的又一次重逢。

记者:能否跟我们剧透一下,浙江版画院近期有什么大动作?

应金飞:去年12月,我们浙江版画院成立的开幕大展,就是全国水印版画作品邀请展。我们将会在今年10月推出一个国际视野的版画展,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中。

其实,很多人不知道,国际上那些大家能叫得出名字的艺术家,都曾经做过版画。这次,我们面向国内外的博物馆、美术馆、个人藏家和艺术品机构等广为筹集,将带来世界级大师的版画作品。

先剧透一些名单:丢勒、伦勃朗、保罗·塞尚、凡·戴克、鲁本斯、戈雅、珂勒惠支、草间弥生、毕加索、达利、米罗、黑崎彰、中林忠良、斋藤清、罗伊·利希滕斯坦……想知道他们的版画作品和他们的绘画作品有什么异同?欢迎大家来现场看看。

还可以剧透一个消息,浙江版画院的实体馆也将落户之江板块,我们计划在新的文化地标举办这次大展。

记者:这让我们更加期待了。未来,浙江版画院将构建一个怎样的平台?

应金飞:对于浙江版画院的职责和使命,首先是对传统与未来的版画作学术研究,包括理论和实践,有研究才有发展;其次是创作人才的培养,能够代表国内版画创作走向,最后就是在优秀文化的传播、国际影响力的提升、文明互鉴的推动上发挥积极作用,要承担对外文化交流的“样本”。

鲁迅先生曾说,“当革命时,版画之用最广,虽极匆忙,顷刻能办”。时移世易,在全球化的当下,版画非但未被时代浪潮吞没,更是对外文化交流领域极具效力的“文化名片”,具备精准传达东方美学精髓,搭起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。

今后,浙江版画院将以建设国际一流版画研究、创作、收藏中心为目标,围绕版画和版画事业做好征集保藏,开展学术研究,组织创作实践,推动传播交流。



浙江版画院供图

浙江版画院成立后举办了全国水印版画作品邀请展,图为展厅现场。

新大众文艺地图

一剪,众生相

■ 本报记者 庄小蕾 刘琨

颜怡选习惯用手机写作,这与他开理发店有关。灵感来了,他就掏出手机写两行,客人一进门,手机揣回兜里,立即拿起剪刀,“我会边剪边打腹稿,等忙完再写”。

颜怡选的理发店开在温州苍南县灵溪镇的一条老街上,一开就是15年。理发既是他的饭碗,也是他的创作源泉。顾客的故事构成他笔下的众生相。2023年,他的散文《我是剃头匠》获得“202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”十佳散文奖。主办方对这篇散文的评价是:“真正进入到生活当中,获得众人所难以发现的不同题材与细节,也是当代写作的一种出路。”

这两年,随着“理发师作家”这个名号越来越响,很多人见面喊他“老师”,也有人称他为“老板”。这位高中辍学、靠剪刀谋生二十多年的理发师却觉得不好意思:“比起那两个称谓,我更喜欢别人叫我‘师傅’。因为我就是个一直在追梦的剃头匠,这是对我手艺的认可。”



温州苍南县灵溪镇

本报记者 刘琨 摄

颜怡选1983年出生于苍南县灵溪镇。2002年,迫于家庭经济压力,他高二刚读完便辍学去拜师学艺理发。出师后,他手提工具箱,仗“剪”走天涯,辗转西安、台州、厦门等地,一边在理发店里打工,一边坚持阅读。

如果说理发是他的“六便士”,文学就是他珍藏在心中的“月亮”。

读书时家里穷,他省下早饭钱买书,“一天伙食费5块,吃了三星期面条才攒出16块买了本韩寒的《三重门》。”

打工时,别的理发师闲来去吃饭打牌,他却喜欢去夜市逛旧书摊。理发时听顾客唠的家常,被他记在纸上。当时的同事笑话他:“你一个剃头匠写这些有啥用?”2010年,颜怡选回到老家灵溪镇开了一家理发店,以此为生。23平方米的理发店成了他的“故事仓库”。透过它,他看到人来人往、世间百态,也写下多篇散文。

2023年,他拿下“202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”十佳散文奖,却没有出现在领奖台上。谈及此,颜怡选也挺直率:“我一直觉得,文学只是我的一个梦,北京太远了,而生活就在眼前。”可能这就是他一贯的生活准则——“先谋生,后谋爱”。

拿下大奖后,颜怡选从籍籍无名的剃头匠,变成全国各家媒体争相报道的“理发师作家”。2023年,他出版了第一本书《如果当年》,还加入温州市作家协会。一句“他是作家里最会理发的”,成了他经常听到的夸奖。

但如果要在“理发师”和“作家”两个标签中作选择,颜怡选会选前者:“顾客夸我头发剪得好,再介绍生意过来,给我的成就感更大一点。”

因为淋过雨,所以想为别人撑伞。颜怡选经常参加“爱心义剪”活动,为社



扫一扫 看视频

新艺评

文学让奔跑有了诗意

■ 夏烈

近日在视频中听王朔谈创作,他讲到,小说里的细节透露着作者是否真的有生活、干过活儿。即便是所谓作家“下生活”的那种蹲点观察,也依旧不会有意识、有胆子进行做菜、下地之类的大量细节描写,因为作家们归根结底并不真是物质生活的劳动者。

而在颜怡选那篇获奖的《我是剃头匠》里,却着实充满细节。不是亲拿捏过此等劳作,怕是不至那么精准,关键还生动,有着神经上的体感和通感。颜怡选的散文常有如此这般的细节,表明他有生活,在劳作里头;同时这也揭示了今天谈新大众文艺中素人写作的某个维度,即这些作者具备生活中的行动

代表作品

每逢顾客剃完头需要刮胡子,师父先用热毛巾敷在客人脸上将胡子软化,趁此间隙,从工具包里取出剃刀,在剃刀布上来回荡几下。取下毛巾,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将面部皮肤绷紧,右手执剃刀,剃刀与皮肤的夹角呈15—45度左右,顺着皮肤轻轻刮过去。手法娴熟,一气呵成,如行云流水。刀锋所过之处,哔哩吧啦,犹

如过年的爆竹声,十分清脆悦耳。

刮胡子一般附带修面、采耳、头部按摩等项目,一套流程下来,主顾躺在椅子上仰头闭目,早已鼾声大作,十分惬意。

事毕,师父轻拍顾客肩膀将其唤醒。顾客缓缓睁开双眼,慵懒地伸了个懒腰,双手揉揉脸庞,似乎还沉醉其中,意犹未尽。

——节选自散文《我是剃头匠》

本报记者 庄小蕾 美术编辑:戚建卫 联系电话:0571-85312675 邮箱:wyzk@8531.cn